

# 尊医氛围再“浓”一点 医患关系再“和”一点



图 视觉中国



8月19日是我国第一个“中国医师节”，这是继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之后，我国设立的第四个行业性节日。下周目，全国医师将迎来首个属于他们的节日。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日益增长，医生肩负的压力和责任越来越大，医生的工作环境如何？医患关系有无改善？他们对节日有什么话要说？



■ 医生精研医术全力治病救人，患者也愿予性命相托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首席记者 刘敬摄

## 当个医生好辛苦

截至去年底，我国有执业医师360万，乡村医师198万，总数达498万，已成为世界上医生数量最多的国家。去年的一项《中国医生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医生的日常工作强度远超于日常所见。报告说，超50%受访医生表示自己平均每周工作在60小时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超八成受访医生有睡眠问题，尤其是熬夜和失眠。“睡个好觉”是很多医生的心声。工作时间不规律也导致了医生没有固定的三餐时间，有的时候刚刚准备吃饭，就来了患者，只能先赶去救治。仅16.6%的医生认为自己可以规律饮食。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电影《人到中年》，讲的是一名眼科医生陆文婷被繁重的工作压垮，最终发作为急性心梗。陆文婷的女儿生病，她却直到看完病人才赶到托儿所。如今，越来越多的医生成为陆文婷的翻版。

肖建如，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骨科医院院长、解放军骨科研究所所长，也是刚结束公示的第四届“上海市十佳医生”。长征医院拥有国内第一家以脊柱肿瘤为专业特色的临床科室，也是亚洲最大的脊柱肿瘤外科治疗中心。对肖建如来说，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病人、更难的手术、更重的责任。

肖建如总是医院最晚下班的，每次看门诊，到下班时间，门外还是挤满了全国各地的病家。“病人克服各种困难来看病，住宿吃饭都成问题，作为医生，总希望为他们节省开支，顺利看病。”肖建如说，怀着对病人的同情心，他很难说“不”，只能无限给自己加“压”。

## 有妙手更有仁心

众所周知，脊柱肿瘤的外科治疗难度高，稍有不慎患者就有瘫痪甚至死亡风险。也正因此，脊柱肿瘤手术堪比“奥数”题，肖建如便是出色的解题人。他说，一上台做手术，便没有了时间概念，最长的手术甚至要做12个小时，这种强度并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他说，当初选择成为脊柱肿瘤领域的开拓者，现在更要成为攻坚克难的奋斗者。

10多年前，肖建如接诊一个10多岁的女孩，罹患胸椎肿瘤，父母推着轮椅进来，祈求他想办法。肖建如成功为她切除了肿瘤，也改变了她全家的命运。术后这些年，他得知女孩考上大学了、出国了、在常春藤名校读研了，“看到病人痊愈后积极生活，便是作为医生最大的成就感。”脊柱肿瘤治疗费用较高，很多贫困患者因经济原因不得不中断治疗，令他十分痛心。目前，他正在着手准备打造慈善基金，不让贫困患者抱憾而去。

第11届中国医师奖将于8月19日在北京宣布并表彰。上海推荐的三位候选人之一——龚利，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医师。他在继承丁氏推拿流派手法基础上创立发展“坐位调膝法”，治疗膝关节炎临床效果显著，为数以万计的膝关节炎患者带去了恢复步行能力的希望。

工作之余，龚利最大的理想就是普及膝关节相关保健知识，愿所有人都能了解自己的膝盖，拥有健康的膝盖。2007年，他开始探索在社区开展膝关节健康筛查、健康知识讲座、推广“健康行走计划”。“刚开始还被居民或社区工作人员认为是‘买药的’。”事实上，龚利个人并没有实际利益，

还经常想办法筹钱为家庭困难的患者提供治疗机会。一项纯公益活动坚持11年之久，靠什么来支撑？龚利说，“每个人都有父母，每个人也都有老去的时候，希望老年人能够早一点知道相关知识，早一点关爱自己的膝盖，能拥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医者恩情永难忘  
医学在不断发展壮大，此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标杆，留下了救死扶伤的美谈和医患互信的真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张长青教授讲述了一个令他难忘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钢铁战士”刘琦为救战友的孩子被烧成特等残疾，左腿变形，轮椅一坐就是30年。2011年，他找到当时的市六医院骨科主任张长青。张长青发现，刘琦腿部皮肤面目全非，失去了肌肉组织，左脚掌弯曲变形，但关节结构尚好，也许可以一试，让刘琦重新站起来。

手术难度超乎想象，经验丰富的张长青在两个方案中选了一个，先将左腿“拉直”，再恢复复弓。两期手术后，刘琦弯曲30年的左腿终于伸直了。几个月后，他下地行走。张长青回忆道，自己对手术有一定的把握，刘琦对医护人员也十分信任，“我这条腿已经废了30年，治不好也没关系。”术后，刘琦还写下一副对联，“遭不幸，单腿独立三十载；遇救星，两足畅行下半年。”至今仍贴在张长青的办公室。

后来，刘琦致信上海市委领导：“非常感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白衣天使们……我建议在全市开展评选‘十佳’好医生、好护士等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作为一名‘白衣天使’的辛苦和不容易。”他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市委政府的积极回应。恢复评选后，张长青毫无意外地当选了那一届的上海市十佳医生。

和谐医患新起点  
上海卫生计生系统20余万医务人员守护全市2500万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健康上海”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上海落实分级诊疗的过程中，作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全科医生让医患联系更加紧密，医疗秩序更加规范，成为和谐医患不可或缺的一环。

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周峰告诉记者，目前，家庭医生提供的“长处方”、“延伸处方”、药品快递、疾病筛查、健康宣传等服务，都有助于对患者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方便了患者的就医过程。家庭医生与病人通过长期固定的就医习惯，培养其充分的信任。如遇确需转诊上级医院的病人，家庭医生可以在病人和上级医院专家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几年来，中心培养了一大批居民“粉丝”，自发鼓励家人朋友去签约。

在全民健康意识增强、医疗技术进步、社会老龄化等多方面背景下，医生在社会活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认知中，医生无疑是一份体面的职业，然而，这份“体面”是否名副其实，还面临着诸多考验。上海市医师协会会长、上海市医学会会长徐建光认为，医师职业的神圣，缘于生命的可贵；医师责任的重大，源于使命的崇高。首个“中国医师节”给全社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重新认识和审视医生这个群体。今年8月，上海市医师协会和上海市医学会首度携手面向全社会共推“尊医重卫、共享健康”氛围，充分挖掘先进典型，促进医患沟通。他也呼吁，通过节日的设定，让全社会对医生多一份理解关爱。本报记者 左妍

## 相关链接

截至 **2017** 年底  
上海累计 招录住院医师 **20000** 余名  
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11500** 余名  
累计招录全科培训对象 **2857** 人  
已有 **1294** 名完成规培  
其中大部分下沉社区。



■ 岳阳医院 龚利医生

## 本报征集的就医故事令人感动 你救我一命，我谢你一生

曾经，一提到医患关系就摇头，这种沉重的时代情何时休？当前，我们又需要怎样的医患关系？首个“中国医师节”前夕，本报面向市民征集就医故事，一个个生动的事例，让人感受到医患双方加强沟通、相互理解、彼此信任带来的和谐与温馨。

### 医德高尚医风清廉

受访者：汤老先生  
汤老先生今年90多岁，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罗心平的老病人。十几年前，汤老先生因急性心梗入院。经罗教授团队及时抢救，老先生康复出院，从此就成为罗教授的门诊病人。罗教授说，每一次门诊随访，罗教授都非常细心。他需要长期服用降脂药和抗凝药，但是降脂药和抗凝药会伤肝、伤胃，罗教授就细致地配套用保肝药和护胃药。老先生原来就有胃溃疡，这10多年一次也没有发作过。

汤老先生一直想重谢罗教授的救命之恩，但他不肯收红包。2年前，夫妻俩把一套多年前花31万元买的房子卖了，取出其中的100万捐给了罗教授团队作研究基金。上月，华山医院心内科团队倾心撰写的面向大众的科普书籍《如何保养您的心脏：心脏病患者家庭医疗指导》出版了。在书的前言，两位主编罗心平和施海明特意写上一段致谢词：本书出版受上海市静安区汤慕伊先生“华山医院心血管基金”资助！

### 感谢让我重返舞台

受访者：舞蹈演员刘先生  
刘先生今年28岁，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龚利主任医师的病人。9年前学习芭蕾舞，在训练中不小心扭伤了腰部，在某医院经检查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建议手术治疗。由于当时正值备战重要赛事，小刘心情很焦急。因为腰痛而退出赛事，既对不起搭档，更对不起老师，那时的心情可以用“崩溃”来形容。后来经人介绍，他找到龚医生，当时就被告知，“可以推拿试试，效果可能不错。”

“我激动得当场就哭了。”小刘说。由于他仍然要坚持舞蹈训练，无形中增加了治疗的难度，龚医生为他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及康复锻炼方法。两周后，小刘的腰痛和腿痛明显缓解，不仅坚持训练，还顺利参加了比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圆了他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的梦想。此后，每次训练受伤，小刘都会去找龚医生，只要有龚医生在，他就十分安心，龚医生总能尽快帮他缓解疼痛，确保完成演出任务。

### 甘冒风险信任无价

受访者：赵老先生、陈老太太  
一对耄耋老人，带着劫后余生的感激，站在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心胸外科臧旺福和周健两位医生面前，手里的塑料袋里是十万元人民币，陈老太太说：“臧主任、周主任，你们千万不要误会，这是捐给十院冠脉搭桥慈善帮困基金的，希望能帮到更多同病相怜的人。”赵老先生苦于冠心病多年，因病变累及的

### 这个90后医生靠谱

受访者：张阿婆  
张阿婆是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0后全科医生吴舒筠的签约患者。她有高血压，还有颈动脉斑块病史。不久前，吴医生通知张阿婆体检，阿婆却说，“我年纪大了，一个人出来不方便，天气又热，不来了。”在吴医生耐心劝说下，张阿婆总算同意来体检。被问及最近有没有头晕头痛、胸闷胸痛，阿婆都否认。但是看到心电图的时候，吴医生心一紧，这是早期心梗的图形表现。她当即给阿婆复查心电图，因为还没有正式报告，吴医生不放心，将前后两张心电图传给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心内科请求会诊，上级医院接到图像后确认有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立即开放绿色通道，建议患者转诊。

吴医生坚持陪张阿婆去检查，最终在冠脉造影后明确了诊断，并植入了支架。事后，张阿婆每次在门诊碰到吴医生，总会主动和身边的居民讲，“别看吴医生年纪小，水平高又负责！”

本报记者 左妍

## 深|度|探|访

# 听他们讲述从医的初心与坚守 我为什么要做医生？

医生每日与疾病作战，全心全意维护白大褂的纯洁与光辉。首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前，记者采访了十位业内标杆，听他们讲述从医之路的初心与坚守。

张陈平(市九医院)：作为医生，最大的“回报”就是看到患者病愈之后的快乐！医生是展示真善美的职业，是守护人民健康和生命的卫士。我们应不断求索，锐意进取，践行“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初心。

肖建如(长征医院)：做医生有三“心”，全心、潜心和爱心。全心做好临床研究；潜心做好每台手术；用爱心对待每一位患者。医生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和使命。

靳令经(同济医院)：帮助病人解除疾病和痛苦，是做医生的原始动力和终极目标。努力掌握世界同步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不断在突破瓶颈的过程中提升能力，不让病人盲目奔波，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吴昕(上海市急救中心)：每当看到经过我的手抢救的病人能康复出院，我会感到无比高兴。秉着“急救无小事”的精神，救好每个病人，是我的光荣职责。

石洪成(中山医院)：身怀“绝技”，为人类的身心健康提供优质医疗服务，是我初作医生时的梦想。今天，我作为一名核医学科的医生，以“核”为武，造福病人，方式独特且无可替代，我很自豪。

皋源(仁济医院)：我父母都是医务人员，他们一直视医生的奉献为一种爱，对自己的职业有一种不求回报的感情，全身心地付出。他们的奉献精神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成为了一名好医生。

龚利(岳阳医院)：一路走来，感恩病人给了我丰富的临床经验，致敬经典给了我取之不竭的源泉，感谢名老中医、老师、同道们无私的传授与分享，使我能静下心来，不断提高诊疗水平，更好地服务于病患。

郑民华(瑞金医院)：做医生的初心是治病救人及探索未知；现在，职业荣誉感、生命的奥秘及社会责任感赋予了我的从医生涯更多含义。本报记者 左妍

虞先清(肿瘤医院)：医术、仁术也，治病救人，还有比这更酷的事情吗？疾病，变化万千，潜心钻研，寻根溯源，还有比探寻生命奥秘更有趣的事情吗？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心与使命感，我走上了医生这条路。

仇宝华(普陀区石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睹过许多终末期疾病患者遭受身心的痛苦以及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选择扎根社区。疾病重在早期预防，走进社区为居民传播健康知识理念，教他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本报记者 左妍

## 延|伸|阅|读

# 上海打造同质化高水平医师队伍

医生是一项高投入慢成长的职业，可谓“文火慢炖”，培养一名合格的医生至少需要10年，而培养一名优秀的医生则要15年甚至更久。近年来，上海坚持把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作为深化医改、建设健康上海的重要内容，切实强化基层卫生人才支撑，取得了良好成效。

2010年，上海先试先行，率先在全市层面统一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截至2017年底，累计招录住院医师20000余名，经过培训，已有11500余名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其中，全科医师招录的数量和质量逐年提高，累计招录全科培训对象2857人，已有1294名完成规培，其中大部分下沉社区。2013年，上海又积极探索全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制度，已有1415人通过了规培结业综合考试取得证书。上海的毕业后医学教育制度从服务卫生事业发展和医改的大局出发，在提升医师队伍整体水平的同时，为基层培养了一批合格的、优质的人才，为“强基层”和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进起到了积极作用。

医学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上海探索实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八年来，以行业需求为导向，各部门联动，形成了一系列支撑政策，建立了一套规范化、标准化、同质化的质控制度，培养了一支规范化、高水平的医师队伍。在教育部的支持推动下，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相结合，构建了“5+3”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并探索

开展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试点。同时，上海不断创新人才使用激励机制，增强医学人才职业吸引力，特别是推动了规范化培训合格全科医生“下得去、留得住”。通过社区卫生综合改革，普遍提高了全科医生收入水平；将社区全科职称晋升单列，大幅度提高中高级岗位设置比例；浦东、奉贤等区还先后出台了“浦东八条”“奉贤七条”等政策，提高了全科医生扎根基层的积极性。目前，上海全科医生总数已超过8000人，达到每万人0.33名全科医生，超过了国家2020年的规划目标(城市地区每万人配置全科医生2人)。本报记者 左妍